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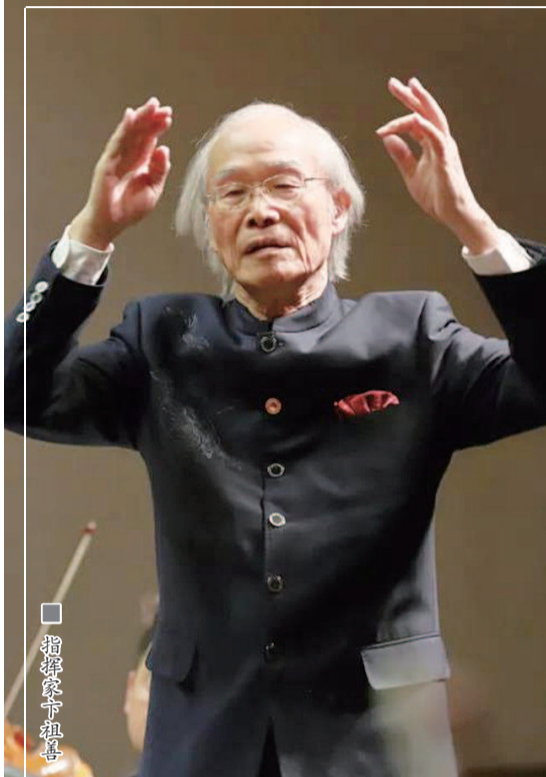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7月4日 星期日 第885期 |

新民晚报

| 本版编辑: 殷健灵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yjl@xmwb.com.cn

9



指挥家卞祖善

卞祖善

创作，须更多根植于本民族

为庆祝建党百年，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再度公演，长期担任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指挥、现已85岁的卞祖善重回人们视野，他是该剧几任指挥中执棒时间最长，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位指挥。岁月流逝，但乐海依然宽广无限。卞祖善的音乐梦是从上海发端的，那时，他还是一个流浪儿……



卞祖善与仙鹤



全家福

卞祖善的童年是苦涩的。1936年，他出生在江苏镇江西门外的一户穷困之家，他上面有7个哥哥姐姐，但只养活了一个哥哥。由于家境清贫，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日子。卞祖善五六岁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不久也因重病撒手人寰。13岁那年，卞祖善钻过火车站破旧生锈的铁丝网，爬上一列东去的混合列车，孤身一人流浪到了上海。一路上，小小年纪的他饱经风霜，他到达上海时是1949年初，正值严冬时节，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他露宿在街边的屋檐下，看着昏黄的路灯，依稀想起父亲曾经在他耳旁吟唱的江苏民歌《摇篮曲》：“瞌睡虫来了，来了……”于是，禁不住哭泣起来。

昏昏沉沉中，卞祖善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善良的钢琴女老师黄兰玉。黄老师教他唱歌，又教他学弹钢琴，就这样，在琴声淙淙中，一扇音乐圣殿的大

1 “是新中国将我从孤儿院里解救出来，把我培养成一名指挥家”

门在他面前慢慢打开了。1950年夏，孤儿院面临解散，他必须考取能提供食宿的学校才有可能继续学习生活，虽然那时他才刚读完汤姆森第一册，但他鼓起勇气报考了育才学校（后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面试那天，他穿着父亲在世时为他缝制的一件褂子，已是非常破旧了，看着别的考生鲜亮，不由得自惭形秽，原本紧张的心越发慌乱了。其实，他的声乐考砸了，他站在考场中央，垂下头，摆弄着衣角，窘迫得泪水盈眶。主考官、育才学校音乐系主任陈贻鑫心生怜惜，因为他自己也是孤儿出身，他同情面前这个有些稚气的孩子，他想给他一个机会。

卞祖善太幸运了。进入育才学校后，每周六的上午，卞祖善都和同学们结伴去兰心大戏院听上海

交响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彩排，《再会交响曲》《命运交响曲》《悲枪交响曲》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黄贻钧的指挥、陆洪恩演奏的定音鼓、陈传熙的英国管独奏，令他如痴如醉。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同时建立指挥系，卞祖善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乐队指挥专业本科生。

1961年8月，卞祖善以专业课全优的成绩，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当他去文化部报到时，干部司让他在东方歌舞团、新影乐团和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选一个，他想到自己在上音实习时，第一次登台指挥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芭蕾舞团。

卞祖善说：“这是天意。”

2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我指挥艺术生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64年初，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开始了。考虑到卞祖善才28岁，可能承担不了如此大任，于是，领导决定由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带领他的助手前来指导乐队开排。不过，卞祖善一直没有离开，他认真观摩了黄飞立所有的排练，不仅在黄飞立休息时给他端茶沏水，还时不时悄悄地告诉他乐队相关声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差错。黄飞立给予他亲切的鼓励，称赞他挺能发现问题。那年8月，全团主创人员去大同部队下连当兵，体验生活结束后，剧团安排了一场“汇报演出”，由卞祖善指挥未来的“娘子军”，为官兵们演出了由白淑湘主演的《天鹅湖》第二幕。

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

桥剧场，由黄飞立指挥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成功。1966年夏，继李华德、黎国荃之后，卞祖善成为该剧的第四任指挥，从此，演出《红色娘子军》成了他指挥艺术生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66年夏至1968年4月，该剧的每场演出都是由他指挥的，而且采用的都是1964年的音乐版本。1967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了舞台艺术纪录片《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集锦》，郁蕾娣饰演吴琼花，伍兆宁饰演洪常青，他们成功地塑造了飒爽英姿、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同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曲唱片，均由卞祖善指挥。2004年，为纪念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四十周年，中国

唱片总公司将上述唱片加工成CD，并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除去去世的作曲家戴宏威之外，其他该剧作曲吴祖强、杜鸣心、王燕樵、施万春，舞剧编导蒋祖慧、王希贤、李承祥以及卞祖善悉数参加。

1992年，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恢复公演，剧中女主角的名字由吴清华恢复了吴琼花的原名。该剧演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1993年，卞祖善就指挥演出了53场，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该剧曾去香港沙田大会堂演出，当场爆满，连站票都被抢购一空，每当演到“常青指路”“琼花参军”“军民联欢”“常青就义”等场面时，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卞祖善在笔记中写道：该剧的成功表明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的道理，即在艺术欣赏领域内，不同阶层的人们也有其审美的共性。

3 “要让我的生命之舟在宽广的乐海中力争上游”

世，1929年3月，胡永馥逝世周年之际，黄自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怀念初恋爱人的《怀旧》，同年5月在耶鲁大学的毕业音乐会上，这部中国留学生的作品备受瞩目，被认为是“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1930年11月23日晚在大光明电影院，由意大利指挥家马里奥·帕契执棒，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演奏了《怀旧》，一时轰动上海，极大地鼓励了中国音乐家创作新音乐的热情。卞祖善的解说有助于听众对作品的理解，因而深受听众欢迎，他们鼓掌将卞祖善送进剧场。

去年在疫情好转后，卞祖善从8月开始，带着《人类的交响乐——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讲座辗转在厦门、天津、沈阳等多个城市。同时，他笔耕不辍，写下了近百万字的音乐评论，《乐海管蠡》《乐海回响》《乐海弄潮》三部厚重的文集现已出版问世。他的乐评犀

利而中肯，是中国乐坛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声音。他觉得音乐评论不能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容易被西方技法束缚，缺乏自己的特点。可《黄河大合唱》《梁祝》《红色娘子军》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关键在于作曲家的创作植根于本民族的‘音乐母语’。”

因为早年的经历，卞祖善一直呼吁在我国创办义务音乐学校，招收那些来自边远地区、有志于学习音乐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为此，这些年来，卞祖善带着这个愿望四处奔走，到处讲学，他希望与大家分享他对音乐的理解，希望更多的人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妙。他说：“我念念不忘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能为社会服务并尽力，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卞祖善的日程依然排得满满当当。让他高兴的是，今年10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团在扬州运河大剧院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再次由他执棒。

◆ 简平